

为什么恩格斯要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

毕秀芹 邢瑞娟

(遵义医科大学, 贵州 遵义, 563006)

摘要: 出于学科建设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要, 哲学的基本问题成为上世纪 50 年代持续到 90 年代的热门话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认知, 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研究, 甚至潜在地影响到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中国化相关学科体系的建构。其中, 学术界较少提及为什么恩格斯要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 有助从侧面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并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认识。

关键词: 恩格斯 基本问题 实质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深化和拓展, 在学术探究层面不断深化, 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恩格斯等哲学的回答往往与现实联系在一起, 成为知道现实的重要依据。围绕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界定, 学术界经过比较充分的探讨, 其中思维和存在是否存在一致性则是重点之一。与之相对和相应的是, 对于恩格斯为什么要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 学术界似乎缺乏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需要从整体上进行研究。因此, 恩格斯为什么会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显得愈加重要了。

一、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界定

“全部哲学, 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 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

恩格斯的话语非常明晰, 对于从什么角度上对此进行理解, 恩格斯的话语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思路:

其一, 恩格斯的话语高度概括, 历史性强

且不论恩格斯为何当时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 仅就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而言, 恩格斯乃是立足于人类历史, 特别是哲学史论述的。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 恩格斯集中于人类早期历史面临的普遍问题, 将哲学和梦境、畏惧等联系起来, 出于生存实际的考虑, 恩格斯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或许, 在不同时期人类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 但是思维和存在可以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来。从历史出发论证哲学的基本问题, 正抓住了师生们的内心需求和现实需求, 可以说在每个人都要思考的话题上, 思维和存在的方式可以折射了自身和整个人类的身影。联系现实, 哲学的基本问题几乎无处不在, 它时常在每个人的身边。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其实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终极问题, 而且也是一个与每个人切实相关的话题。比如, 生命从哪里来? 小至个人的生命, 大到整个宇宙, 恩格斯用“世界从哪里来?”概括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起点。思维和存在现实中需要具体的转换, 并不仅仅是哲学家们所思考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两者的关系必须立足于现实, 并从中导引出有待解答的话题。

其二, 围绕哲学基本问题, 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层面展开说明

延续着“世界是从哪里来?”的话题, 恩格斯展开广泛的论述, 他所讲的话题虽然偶尔穿插着论战的内容, 但是所围绕的主题却是世界本原。当人们讨论和思考世界本原问题时, 需要有一个具体或者抽象的物体作为起点。从逻辑上解答, 能够比较好地回答什么是世界的起点, 因为这个问题在很多哲学中都是存在的, 也是日常几乎每个人曾经思考过的话题。恩

格斯充分结合人们的感触，从逻辑上分析问题，还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从中阐发道理，将道理进一步推进，得出某些具有哲学色彩的结论，进而转述为哲学话语进行探讨。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集中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剖析，具体分析了它们和哲学基本问题的联系。

哲学的基本问题确是一个跨度大，范围广的一个话题。以往的哲学都是这个问题的积淀和推演，恩格斯从新的层面进行了解释，为人们了解自身以及确立科学的世界观指明了方向。当然，哲学的基本问题涵盖的内容极为宽泛，物质、运动、意识等都是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这些在教科书中得到了更加鲜明的总结。

二、直接原因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在哲学史中如此重要，以至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是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2]在对思维和存在关系进行认知的过程中，从历史和现实层面进行反思，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

从哲学史上看，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界定基本符合哲学史的本来面貌。从起源到现今，哲学不断遭遇斗争，所围绕的话题却大致有个范围或者有相关的主题，反映出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风貌。无源之水的哲学根本是不存在的。古希腊人之所以探究世界的本原，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自然的神秘和其背后的道理的思考 and 探寻。在加以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同时借助于猜测、想象等方式形成一定的理论认知能力，古希腊人将其贯彻到现实生活之中。对于本原问题的回答，正是哲学刚开始所肩负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而言，恩格斯似乎是为了回答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对此，有些学者正是持大致相同的观点：“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构建的全部哲学的发展脉络，阐明了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史和哲学思维的关系，并在对于这两者的共同关注下凸显了哲学的理论性质和理论旨趣。”^[3]贯穿于全文，作者始终围绕哲学史进行论证。无独有偶，还有一些学者对此也是认同的。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曾经产生过波澜，1958年1月，《哲学研究》发表了郭月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一文，后续学者们不断对此进行争论。如果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规定非常清楚的话，那么为什么学者们会提出类似的问题呢？虽然哲学基本问题和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恐怕当时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吧？！这个背景就需要从当时的史料中去寻找，而不是进行扩展性回答。

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当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以往思索和现实活动基础上提出的，其直接的动因可以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找到答案。“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有某种复活。”^[4]恩格斯直接提到的1848年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传播的趋向，使得他有必要在1886年写作这部著作。这种直接动因实际上只是外在因素，最终原因终归于恩格斯所讲的：“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5]当时的情形，和1848年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关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实际上是一致的。即，以哲学革命促进政治革命，这是当时德国革命的特征。正因如此，恩格斯也在对以往思想的变迁进行了梳理，以此为革命服务。这种情形实际上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以及顺便阐发马克思主义都是一致的。可以想象，在工人运动需要对理论进行思考的同时，革命导师能否合理、科学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直接关系到革命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三、间接原因

当然，仅仅从直接动力去看待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阐发是远远不够的。恩格斯的论战虽然聚焦于一时，但是却具有全局和普遍的意义。这里，还需要考虑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间接因素。《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成为需要回顾的要点之一。严格地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都属于恩格斯阐发马

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品，它们之间并不冲突，但是早期的作品直接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探索实际和形成成熟思想的线索。和在《神圣家族》中的说明一样，恩格斯对物质生产等也进行过分析，从而在自身成熟思想上留下了很多笔墨，这与恩格斯在 19 世纪 70、80 年代的总结稍有不同。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哲学话题，或者说，恩格斯在论述这个话题时乃是以能否触及社会现实为根本的。对于今天的很多人看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非常明晰，为什么总是在一些哲学家那里它们被赋予了脱离实际的含义呢？其原因当然很复杂。说到底，主要源于人们经济地位上的差别。对此，我们看待现实所提供给人們的，正是源于人们如何去认识的现实。一个人能否本真的面对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真正地认识世界，就要客观地对待现实世界。知识分子们习惯于抱有想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世界，在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和鲍威尔等就是集中的代表。“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6]在以哲学为先导的革命中，不能真实地对待现实，这是很危险的。作为革命的先导，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工具性，这是当时德国现实的一种体现。然而，要进行革命就要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从实践出发。正是在对现实的认识中，马克思恩格斯不断总结理论，进而作为提升自身和革命的指导。

存在是什么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哲学批判虽然是当时采用的一种基本形式，然而它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现实。不过，“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7]这意味着，哲学的批判是为现实服务的，而不是走向偏离实际的理论。理论的总结之所以是有益的，乃在于它是为现实服务的，这是哲学批判成为革命手段的任务。对于如何对待和认识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很多著作中都进行过分析。或许这些分析并不太集中，并且往往夹杂着其他评论，这与马克思恩格斯通常不会直接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表述方式有关。即使如此，也能够从一定层面反映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现实其中之一的含义是，有生命的个人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的人和人之间的生产生活，是由此产生的人和人之间的家庭、社会、政治等关系。从自然赋予人的一切开始，人就是自然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上天赋予了人特殊的属性，这种属性使得人类一开始就具有不同于动物的性质；人的生活条件是自然的，不断适应自然是人的天性。同时，当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时，不断活动和创造出属于自身的力量，这也是现实的体现。不同于动物的更重要的特征在于，人的生产和生活是独一无二的。动物一直在适应自然界，从自然界获取生存的食物，人类却不仅仅满足于此，他也在进行改造自然和改造自我的过程。从劳动开始的物质生产支配着人类生存，由此所形成的社会分工、物质资料的积累以及物质生产活动的不断地开展，又是一个不断塑造自我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人类后天所创造的一切，与动物有了本质区别。人和社会关系更是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和特征。如此类似的观点不断被深化，马克思的这种观点逐渐被恩格斯概括为唯物史观：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8]期间，马克思恩格斯乃是通过艰辛的探索逐渐形成的观点。由此开来，存在的意义大有两种：一是客观地对待现实世界；二是客观地认识现实世界的性质和特征等。思维和存在的意义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自身走过的一条理论道路，而且也展现了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形成的过程。

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涵盖了物质和意识两个基本概念,通过对物质和意识的分析,教科书的编者完成了哲学基本问题的解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结构在教科书中得到了展现。就哲学的基本问题而言,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关系并不非常密切,但是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在马克思主义之中,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分割开来,而是密切糅合在一起。如果想从马克思的作品中找寻哲学内容,只能找出哲学色彩比较明显和不明显的,而不是将其著作确定为哲学领域和其他领域。当然,这种特征也需要具体区分。1841年前,马克思的思想演变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学科特征,但是其后其思想的变化因为思维方式和关注对象的不同,也就具有了不太明显的学科区分性质和特点。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作的内容都是非常成熟的思想,所以主要经过恩格斯和列宁阐发的哲学基本问题成为展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起点。具体而言,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根本性质的序章。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可知马克思主义思索的宽广视角和基本立场。哲学基本问题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完全一致。从原著中找到恩格斯的论述就会发现,恩格斯的说法比较简略,他并未直接论述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不是当作一种体系去处理。因此,其著作中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不一定是完全成熟的,有些个别地方甚至相互有所冲突。即使如此,恩格斯从来没有否认过和过去思想的联系。无论如何,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个别词语的矛盾真实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整体性,而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编者的论述是恩格斯和列宁说法的适当延展,毕竟有些说法属于马克思主义不断本土化的结果。例如,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列宁通过对恩格斯经典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不能因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某些问题,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通读马克思主义,正是要掌握其精神品格和基本方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基本要求。

四、结论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如此普遍,因此备受重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也进行过论述。列宁开始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是源于论战的需要,但同时也体现了他如何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在1905年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中,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或者扭曲,当时的马赫主义就是典型。列宁认真查阅资料,坚守恩格斯的基本观点,对哲学上两条不同的认识路线进行了重新的论述。正如列宁所讲:“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9]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在这里就成为学术的领地,也成为能否客观、科学地观察客观世界的代名词,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中则与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可以有多种表现,其中之一的体现在于人们依据现实来反思理论,做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例如,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就是思维和存在关系延展的结果:“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0]在具体论述中,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进行了阐发。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坚持哲学基本问题中不断奋进,因而真正做到了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工作中,尤其喜欢读马列著作,就是因为它贴近现实,直指现实。类似的事例层出不穷,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现实工作的基本方法和基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确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之间在认识上未必都存在同一性,但是在现实中却是可以统一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277.

[2] 2018年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21.

- [3] 李慧娟.恩格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哲学基本问题[J].江海学刊, 2011(04):58-59.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09.265.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09.267.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09.509.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09.516.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2009.601.
- [9] 列宁全集(第18卷)[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1988.67.
-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C].人民出版社, 2006.801.

Why did Engels raise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Bi Xiuqin Xing Ruijuan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 Zunyi/ Guizhou, 563006)

Abstract: Due to the need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basic issues of philosophy beca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90s. The cognition of this issue directly affects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even potentially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related discipline systems such as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ecology. Among them, why Engels raised the basic question of philosophy is rarely mentioned by academia. Thinking about this question will help to answ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existence from the side, and help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of Marxism.

Keywords: Engels, basic question, essence

基金项目: 2022年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阅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编号: 2022SZ009)。

作者简介: 毕秀芹, 女, 遵义医科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教育哲学研究; 邢瑞娟, 女, 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